

[考场佳作二]

谁话沉香歌风月

你有没有听见她遗留在青石板路上的零碎脚步声?
你有没有目睹她盛放在夜上海的旗袍上的妖娆玫瑰?
你有没有嗅到她为你点上的茉莉香片清苦的余味?
旧上海暧昧的胭红的天空下,那女子唱出一季繁华,一生凄凉。

——题记

旧上海,十里洋场,纸醉金迷。她以绝佳的才情,纵横于文坛之上。

她叫张爱玲。

隔着一个世纪的门槛,我读她。华美多情文字,像黑暗里开出的花,丢至地板,一朵朵掷地有声,碰撞在一起便牵出些携着质感的细碎声响。于是,你心扉内那扇紧闭的门被推开了,你脑海深处那根最柔软神经被敲响了,你沉溺在她悲伤却不失美感的歌中,你的回忆被泪水浸湿了。

是的,她的文字是病,心灵的病,身上的病。读之不觉,放下故事才发觉,那曲绵长的歌,早已萦绕着你,漫过你的头顶,让你窒息。

她的文字像青春一般靓丽,可剖开后才明了,青春的内部伤痕累累。

爱玲唱起《金锁记》。

长安的出生本就是一个错误,一个悲剧,一场注定毁灭的人生,是曹七巧心里已然深浊的泪珠,是痴情女子一个爱着却又恨着痛着最后麻木着的眼神。七巧有什么错呢?她只是一个被爱情欺骗了的女子啊。我看她颓然坐在椅子上,看她用枯皱的手触碰镜子里的韶华已逝,看她缓缓将金镯子往上推,曾经丰润的手臂已随年少的记忆被埋葬在用眼泪种下的森林。芳华不在,幸福不在,美好不在,人不在,爱,亦不在。

只有七巧瞬息于抹去的一枚泪滴,趴在她脸上,渐渐失去痕迹。

金色枷锁,锁住女子一生。

爱玲唱起《半生缘》。

谁用尽力气只换来半生回忆。

谁陷入爱中却又无可奈何地离开。

谁的爱被命运的车轮碾碎只剩一季荒凉。

当曼桢成为曼桢用以谋取幸福的牺牲品,当世钧守候树下等诗女子柔媚的身影而未遂,爱被杀了。再没一个沈世钧望着梧桐雨中顾曼桢离去的背影,然后踩着梧桐碎叶甜蜜地离开。风干的爱恋是最伤人的歌。

谁还会为她窒息。

谁还会为他窒息。

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是最荒凉的句子。”爱玲说。

“因为牵手之后必然是永久的放手。”

爱玲笔下的女子必是最美丽的歌,青春被划下浓重的一笔,奢华,热烈。

而爱玲却为每一个女子种下伤口,只流血不结痂。血从伤口处渗出,汩汩不断,横亘过布满疮痍的心口,是女子绵绵不断的挽歌。

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,爬满了虱子。”爱玲说。

于是女子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唱起华美的歌。也许不完美,却教会人坚强。

十年前,爱玲携着一个世纪的眩目的灿烂与孤寂,从人生中退场。

十年后,我们在时光的缝隙中瞻前顾后。我们一直未完成,延续她华美的歌。

“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,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,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却还没完——完不了。”

[亮点透视]

这简直是一首构思精巧、充满灵性、富有文化底蕴的散文诗。文章开头用题记形式揭示主题,用空行分段的形式逐层解读,用完美的结句引人深思。作者巧妙地话题“歌”解读成:歌唱——源自心灵的表达、抒写、创作,入情、入境、入理地引导我们走近张爱玲,解读张爱玲,品味张爱玲,进而引导我们品析《金锁记》,深入《半生缘》,去认识张爱玲笔下一个个充满灵性的生命。这是一曲作者对张爱玲痛惜的挽歌,是作者对张爱玲文字灵魂的解读。语言优美含蓄,纯熟老到,用词准确;句式富于变化,长短句、整散句错综运用,使文章极富艺术感染力。实在是一篇考场佳作。(荐评教师/张海卡 程鸣)